

伤情箭



(陕)新登字 017 号

责任编辑 葛佳映

封面设计 静 彦

伤 情 箭

(台湾)柳残阳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安康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10.375 印张 2 插页 220 千字

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

ISBN 7—80605—521—5/I·451

定 价:15.80 元

内 容 提 要

范苦竹是“幻翼门”艺业最精深者，为人聪明，却心底忠厚。其师弟童立为了夺嫂霸产，设计将他送进大牢，企图假官府之手加害。无奈偏偏遇到了清官，范苦竹杀人劫财的冤枉得以昭雪。童立又利用范苦竹对他的信任和尚不知判决结果，诱其越狱而致其于死地。范苦竹侥幸脱险后，逐渐明白了真情，看出了童立的蛇蝎心肠，于是展开了对这条豺狼的追杀。

童立胁迫范苦竹的妻子白凤随其远遁，又挑唆二师兄和五师兄与范苦竹为敌；还买通西极教的柴甲、罕单槽杀害范苦竹；更不惜认大鹏楼三才帮帮主全寿堂为义父，满足仙女峰上的金冠严千岁的“断袖之癖”，使这两个在江湖上颇有名头的角色都甘愿做他的挡箭牌。但尽管童立机关算尽，最后的胜利仍然属于善使金箭的范苦竹。

当童立坠崖身亡，白凤消除了丈夫的误会，范苦竹的三个师兄弟才匆匆赶来援助……

目 录

第一章	陷阱	(1)
第二章	狙击	(16)
第三章	魔祟	(35)
第四章	轮回	(52)
第五章	超生	(68)
第六章	斗合	(85)
第七章	因果	(103)

第一章 陷阱

阴霾的天，绵绵的细雨，寒风萧瑟；雨丝随着风向卷扬飘移，不仅是扑着人们的头脸，也似是把人们的心窝都浸凉了。

泰昌府的大牢矗立在斜风细雨之中，灰黑色的石砌建筑透着那种特异的阴森冷酷气息，叫人多望一眼都觉得沉闷不堪，而半圆形的牢门就像巨兽的嘴巴，那么些辰光，青春，以及生命便被它毫不容情的吞噬了。

范苦竹所蹲的这间牢房和其他的牢房一样狭隘霉湿，十二尺长六尺宽的幅度就是他全部的天地，唯一与众不同的，范苦竹是单独被监禁于此。

这并不是说范苦竹受着什么优待，相反的，这是重刑犯或待决之囚才能具有的“权利”，进入泰昌府的大牢，一旦被分到“单囚室”，这个人的老命也就差不多报废一半了。

壁顶开得有一扇小窗，小到只有巴掌宽窄，其间还嵌隔了两条拇指大的铁条，小窗可以透风透气，却绝对透不出个活人去。

范苦竹入狱已有三个多月的时间，但从另一个“单囚室”换来现在的这间“单囚室”，却只有三天的工夫。

范苦竹盘膝坐在铺着麦稽冷硬的地面上，苍白多髭的瘦削脸容也和天气同样的阴晦沉翳，三个多月愁苦的日子，在他看来，宛如三百年那样漫长，在三个多月之前，他做梦都不曾想到，有一天他范苦竹竟会沦落至此步田地！

那是怎样的一场梦魇？意气英发的范苦竹，铁胆傲骨的范苦竹，“幻翼门”中位列首席高手的范苦竹，也会为了两条人命，一箱珠宝，只因缀上一个义字，凛然于恁般不可欺的自信与清白甘愿投身入狱，求的只是官家的明辨同确认，予他往后那段不受玷污的未来即已满足，他当然知道他的无辜，就宛如他的师弟童立也知道他的无辜一样。

然而三堂过了下来，他仍不清楚他最后的命运将会如何。虽说官家有所勉慰，师弟童立再三保证，但重罪犯的待遇却不曾改变。

在狱中，他有很多时间来回忆，他想到他年轻可爱的妻子，想到他最最钟爱的师弟童立，也想到许多师门同僚，自然，他亦曾再三研判伍大员外家中劫财杀人的命案中，为什么会留下他的个人标志“金翼箭”？

铁门上那扇由外面操纵方能启开的窄小横窗，“吱”的一声敞开，凑上一张满布皱纹的老脸，声音也是如此和气得带着谦恭：

“范爷，没搅着你老吧？”

范苦竹知道门外是牢头老袁，老袁每天一次，多则三遭，固定的“晨昏定省”，相当奉承巴结，好像他范某人不

是坐监，竟若在此间休养一般。

微微转过脸来，他淡淡的道：

“你客气，老袁，人闷得慌，有个对象聊聊正求之不得。”

老袁脸上堆满了笑，几乎把口鼻都贴上窗槛：

“天傍黑，快开晚饭啦，我方才到灶下绕了一圈，又是黑面饭配地瓜汤，我说范爷，连我这等见惯吃惯的粗砺人都起呕，范爷又怎生下咽？这种伙食，唉……”

范苦竹无精打采的道：

“三个多月下来，也差不多习惯了，其实，人在这里，如何还有心情去讲究吃喝？能将就着续命延年，就算是有福。”

老袁向左右一瞧，忽然放低了声音：

“范爷，我在你那个黑面饭里夹上一大块卤肉，算是我老袁的一点心意，你老好歹要赏脸吃完——”

范苦竹的足踝上截着脚镣，双手却没有加铐，他拱拱手，感激的道：

“多谢，这一阵子麻烦你不少次数，实在心中难安，老袁，有一天若能出去，必有寸报！”

急忙在窗槛外摆摆手，老袁低促的道：

“范爷千万别这么说，我老袁承担不起，范爷威仪，我可是仰慕已久，却做梦也想不到竟在这里拜识范爷，唉，不提也罢，范爷不要忘了吃了那块卤牛肉啊……”

“吱”的一声，横窗的铁板又再封合，这时，范苦竹才想起他要问的问题：

“老袁，老袁，我的案子可有消息？”

门外传来沉缓的脚步声，却是渐去渐远，没有回答；范苦竹不知老袁究竟是听到了他的问话还是不曾，他迷茫茫的坐在地上，一直到牢卒把晚膳送来。

囚室的铁门下方留着一道狭长的暗格，两寸高的暗格平时也在外间以铁板扣锁着，只有送饭的辰光，牢卒才将暗格的铁板抽开，把那等不堪入口的食物推入。

果然是浅浅的半木碗地瓜汤，外加一个拳头大小的黑面粗饭。

舐了舐嘴唇，范苦竹拖动身子来到门边，他先喝了一口混浊又泛着霉腐气味的地瓜汤，再拿起那个黑面饭凑近鼻端闻嗅，唔，不错，是有股子卤牛肉的香味，这块牛肉夹裹的手法极好，从外面丝毫看不出来曾经动过手脚，严丝合缝的就和刚出笼的馄饨面饭一样。

范苦竹咽了口唾沫，沿着面饭四周往里咬，他的舌尖已沾着肉屑，味觉吸收着肉香，是一块卤牛肉，极嫩极腴的一块卤牛肉，他细细的咀嚼着，忽然，他的牙齿咬上了一些什么软韧的物件，小小圆圆的软韧物件！

齿唇的感触使他范苦竹发现，现在咬着的决不是肉，他赶忙吐在手中检视，老天，那竟是一只小小的灰色羊皮纸卷，裹得紧紧的灰色羊皮纸卷。

范苦竹警惕的望向铁门，当他觉得安全没有顾虑以后，才迅速又谨慎的把手上那只羊皮纸卷舒展开来，在斑斑的油渍沾染下，仍能清楚看见羊皮纸上以朱笔绘描出的一幅

简图，简图的格式内容显然就是他住的这间牢房，其中且标明了方位、尺寸，另外还画着一道鲜明的赤红箭头，箭头所指，乃是正对牢房右侧壁脚的第三块基石！

心腔急速跳动着，范苦竹本能的将视线投注向那块箭头标示的墙脚基石，那只是一块两尺见方的灰白石头，潮湿、暗湿，却质地仍然坚硬的灰白石头，表面上看不出任何与其他石头的不同之处。

当然会有所不同，范苦竹知道这张简图是他师弟童立所绘，童立在劝他自行投案之前曾拍着胸膛保证，如果万一官家审讯不公，或硬要屈打成招，横心栽赃，则必有办法救他出去，眼下这张简图经由牢头老袁的手脚出现，必然是童立在实践中实践他的诺言了！

范苦竹轻轻将手中的羊皮纸卷撕碎，他撕得很细很细，也很慢很慢，他心中并不快乐，一点也不快乐，相反的，他觉得胸膈窒闷，有一股怨气在翻腾，他感到无比的屈辱，至极的愤懑，因为等到童立设法救援他的时候，则官家对他的案子一定已做了欠当的结论，他恨的是，他根本没有做过那样的事，他甚至连那苦主伍员外居住何处都不知道！

是了，难怪三堂审过之后迄今毫无下文，难怪牢头老袁故意装聋作哑不肯告诉他实在的情形，看样子，这场官司可是坏事了！

范苦竹深深吸了口气，吸入的却是一股萧杀的秋意——他蓦然打了个寒噤，秋天不是处决人犯的季节么？那件案子假设坐实了他，死罪便不可免，很可能，天啊，很

可能就是这几日的事，而官府却瞒着他，打算一直瞒着他到行刑的辰光！

两排牙齿挫得格格响动，范苦竹全身发抖，双目透赤，他面容扭曲着仰视霉痕污沾的屋顶，王法何存、天理何在？居然就把一个无辜的人，一个清白的人，这般蒙头盖脸的活活坑死？不，不甘心，他不能死，更不能接受这种冤屈！

应该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，朝廷的律例难以还他清白，他要用自己的方法去洗雪，官府的任事不足昭公允，他要自己去讨回公道，他不能赔上命又赔上名誉受损去遗臭万年！

又怔怔的望着墙脚下那第三块基石，那只是一块冷冷木木的石头，范苦竹内心的渴望却越来越热切，他明白，他的生命，未来，名誉，便全部维系在这块冷冷木木的石头上！

夜深沉。

梆子的回响清脆中泛着意韵的凄凉，二更了。

范苦竹蜷曲在麦秸铺成的垫具上，等待最近的一班巡夜牢牢走过去。

顺着那墙脚第三块基石的边沿以手指探挖灰泥，竟不知何时变成了粘土，外色相似，其坚固却有天壤之差，他甚至不须另觅工具，仅以双手十指之功，便能将石块四周的粘合物纷纷剥脱！

很快的，范苦竹已运力把这块基石搬移于侧，基石之

后，显露出一个深黑的洞穴，其走势好像向下延伸，还有阵阵寒瑟的冷风从穴眼中溢拂。风固然冷削刺骨，但却另带着一股清新的气息——仿佛表征着自由，吟唱着海阔天空！

事情真是太容易了，范苦竹不由暗里赞许师弟童立的设计周密，行事完善，到如今，他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从另一个“单囚室”换来这一间“单囚室”，室固皆为单囚，奥妙却大有不同，童立确实有门道！

把一切该清除，该整理的事情做妥，范苦竹又检查了一遍，才钻进洞穴之中，并且又小心翼翼的将基石拖回原来位置嵌合，这样一来，至少可拖到下一班巡夜的牢卒经过之前不被发觉，假若够幸运，说不定能挨到送朝食唱名的辰光。

不错，洞穴是往下延伸，泥土的腥湿味渗合着从底下透升的冷潮气息，予人一种极不舒服的感受，寒风滴着洞穴打转，沁肌砭肤，范苦竹就势往下爬；意识上宛若在向地狱中行进。

洞穴里委实够黑，黑得浓，黑得深，黑得有如一滩化不开的墨，早就精练过夜间视物这项本领的范苦竹，也仅能模模糊糊的看出尺许远近，他足踝上还拖着一对以铁链相连的脚镣，这一段爬行，便益加艰苦了。

突然间，原本走势尚称平缓的洞穴，一下子在半中腰形成峭削的折角——就宛似一处绝壁，那么不可测的笔直向下泻落，挣扎爬行的范苦竹双掌撑空，猛一个斤斗连翻

带滚的朝下摔跌，他骤觉天旋地转，像从云层里一脚踏虚，任是什么物体也攀附不着！

“嘭”的一记闷响，他的脑袋宛似撞上什么硬物，下跌的势子才算停止，也不知晕眩了多久，他自悠忽中醒转，瞳孔里却透入一丝光线，一丝朦胧的光线。

那抹微弱的光在闪动，在波颤，于是，范苦竹耳中听到了潺潺的流水声，原来光线的来源乃是一条地下河流的水波反射……

借着这一抹微光，范苦竹好歹看清了自己的处境，这一看清，他不由冷汗涔涔，浑身僵硬——他头颅撞上的东西，乃是一排铁栅，粗逾儿臂的铁栅，铁栅下面，果然是一条丈许宽窄的地下河流，但中间却偏隔着这排该死的栅栏；他的身体采取头下脚上的姿态半曲着倒插在这里，笔直如井的洞穴则黝黑一遍，他容身的两极只得尺许，连翻动一下都难上加难，这样的形势非常明显：他回不去，也通不过，那排坚固的铁栅栏便是这条地道的终点！

范苦竹有一种想哭的冲动，他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如何会在突兀间陷入这等的绝地？是意外、还是早经设定的安排？

脑子里一片紊乱，娇妻的面庞，同门的身影，朋戚的容貌，甚至牢头老袁那张满布皱纹的老脸，都在他的思想中旋转，但是，他实在想不通为什么。他没有办法找到结论。

无语问苍天，现在，范苦竹总算体会到这句话中真正

的伤感与痛楚意味了！

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了，范苦竹累得气喘如牛，连心肺都宛似炸裂——这段时光里，他已用尽了可用的方法来挣扎，他运力拗撼那锈蚀斑斑的铁栅栏，拚命挖掘壅塞于铁栅四边的泥土，却全然徒劳无功，铁栅栏纹丝不动，而铁栅有的嵌合基础乃是固定插入周遭的地岩深处。

挖这条地道的人，利用这条地道的人，早就清楚这条地道是走不出活口的，他们一定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前，已确认他们安排下的结果了！

范苦竹仿佛听到一阵阵传自幽渺的笑声，不同的笑声中却有相同的嘲弄内涵，笑声忽远忽近，飘忽沉浮，其中的一个笑声却令他好生熟悉……

又是一会的晕眩，一会的恍迷……

不知过了多久，范苦竹终于在那种悠悠荡荡的茫然中寻回了自我，他开始冷静下来，他开始可以思索，就像他以前遭遇到任何厄困时都能运用头脑一样。

于是，他缓慢又吃力的将身体的姿势调整过来，变成头上脚下的正常位置，然后，他仔细试探脚底踩着的铁栅栏有哪一根比较松动——稍稍松动一点也行；再三的触摸下，终于被他找着了一根，他又摸到这根铁栅锈痕最多的部位，人便站在其上，以脚镣相连的铁链居中为锯，双手分扶泥壁，开始运动双脚，一来一往，一上一下的急速摩

擦起来。

铁链摩擦着铁栅，发出刺耳的刮动声，也带起溜溜星火，铁器是传热的，不片刻，范苦竹的两只足踝便似遭到烙刑般的炙痛不堪，他咬牙强忍，到了实在承受不了的时候才略略停止一会，接着又再度进行同样的工作……

全身汗出如浆，范苦竹的两条腿也近乎麻木，足踝处皮开肉绽，鲜血淋漓，而且一直红肿到膝盖边缘，他咻咻喘着，大口大口的呼吸，就在他认为再也支持不住的时候，一声如此美妙的“咔嚓”音响闷闷传来，跟着是一截铁栅栏落水的扑通声，他还来不及低头探视工作成绩如何，整个下半身已穿过断缺的铁栅空隙，坠入溪流之中！

好冰好冷的流水。好长好远的未来……

梦里有滚荡的黑云，灼亮的闪电，鬼魅般各形惨怖的面容在团团环转隐现，尖锐的号叫伴着幽幽的哭泣、空洞的冷笑，而平静的流水突兀汹涌奔腾，山林涧崖的色彩蓦然变成一片血红，天地震撼，狂风中群兽扑跃，狰狞的巨吻，犀利的勾爪互为映展，在一片混沌冥迷中有的只是邪恶、只是惊栗、只是暴戾与残酷——

猛然一阵痉挛，范苦竹由梦中挣扎出来，他觉得有一只温热的手掌按抚在自己额头，仿佛便是这只手将他由那充满怖异诡奇的绝望梦魇里拯救而起，他艰涩又吃力的慢慢睁开眼睛，朦胧的视线立即使他头昏眼花，他连忙垂下眼睑，又再轻轻撑开，这才使他的瞳仁稍稍适应了那种明

亮的光度。

入目的是一张慈祥和蔼的面孔，这张面目正俯视着他，微笑里流露着怜惜，神色中现示着关切，人性的温暖，已经那么自然的让范苦竹深深领受。

“阿弥陀佛，施主，你总算苏醒过来了。”

是个和尚——范苦竹侧脸避开阳光，以便更仔细的望清对方，不错，是一位出家人，一位年纪不算小的出家人。

和尚缩回按在范苦竹额头上的手掌，安详的笑着：

“烧退了，施主已经渡过一劫；你双足肌肉绽裂，中了锈毒，毒热沿着血脉上攻。又加以浸水受寒，寒气蕴于腑脏，如此冷热交逼，精神均受伤可以想见，尚幸施主底子厚实，体格强壮，否则，在此等情况下能不能将施主由昏迷中救醒，还真难逆料呢……”

范苦竹嘴唇开合了几次，才低哑的发出声来：

“师父是说……我曾经晕迷过？”

和尚点头道：

“整整两夜；老衲是在距离泰昌府外十九里的济远河河滨发现施主的，那处河滨十分荒僻，不知施主怎会浑身透湿的晕倒在那里？”

范苦竹欲言又止，长长叹了口气。

和尚似是十分世故达练，见状之下便不再问，只闲闲的道：

“施主如今养息之所，乃是老衲临时挂单的一座草屋，屋陋器简，倒是委屈施主，好在施主伤痛已经老衲喂药包

敷，约莫再有个三天五日，便可起身行动了……”

范苦竹呐呐的道：

“多谢师父救命之恩，大德不言报……我，我铭刻在心……”

和尚圆胖如满月似的面容浮漾着湛然的洒逸，他微笑道：

“无须客气；上天本有好生之德，出家人亦以慈悲为怀，能及时有助于施主，这也是我佛的旨意，老衲只不过因缘假手而已，何敢居功？”

干涩的咽了一口唾沫，范苦竹道：

“尚未请教师父法号？”

和尚道：

“老衲不劫。”

范苦竹苦笑道：

“我却不能在此时明告我的姓氏出身，难言之隐，还望师父恕过。”

不劫和尚道：

“佛都有‘不可说’之偈语，何况你我凡人？施主宽念，老衲自能省得。”

范苦竹现在才有精力打量自己容身的地方；这是一间茅屋，四面有窗，不但空气流通，而且光线充足，除了一榻，一桌，一椅，再无长物，出家人的克俭耐劳，无欲无贪，真不是一般俗人所能比拟……

茅屋中唯有的一张竹榻，便是范苦竹自己躺着的这张，

两天两夜，和尚都睡在那里？他不禁歉意更深：

“师父，这两天我睡床上，师父不知何处安歇？”

不劫和尚道：

“处处皆可入梦；人生本为一场大梦，时时刻刻都在梦中，何须凭借依附方能寻梦？”

范苦竹吁了口气，喃喃的道：

“师父说得对，但却要看得透，悟得透这场梦才行，我还没有这样的修为……”

不劫和尚岔开话题：

“施主饿不饿？要不要吃点东西？”

范苦竹轻轻摇头：

“多谢师父，这还吃不下……”

悲悯的看着范苦竹，不劫和尚道：

“心中有结，六欲不彰，施主，还是放开一点吧，世间事早经注定，该来的躲不了，要散的亦拴不住，折磨自己，就未免违悖天道了。”

范苦竹的胸膈间，涌起一股激荡，他咬着牙道：

“师父无为修身，我却欠缺此等慧根福缘，人在红尘，就好比一脚踩进了大染缸，挣不脱，洗不清，干脆整个泡到里面，要搅和，大家一齐搅他个天翻地覆！”

默然片刻，不劫和尚才道：

“怨恨乃是邪恶，施主，嗔念一起便魔劫不断，施主务望三思。”

范苦竹悲戚的一笑，道：